



春游踏青是一种节令性的民俗活动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其源泉是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，是古人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，那么，他们都玩些什么？

曲水流觞，尽显才气

关于古代春游踏青的记载，《尚书·大传》中说：“春，出也，万物之出也。”在西周，万物萌动之时，迎春郊游于野外已成为礼制。《礼记·月令》也讲道：“立春之日，天子亲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以至，以迎春东郊。”先秦时，齐国有“放春三月观于野”之俗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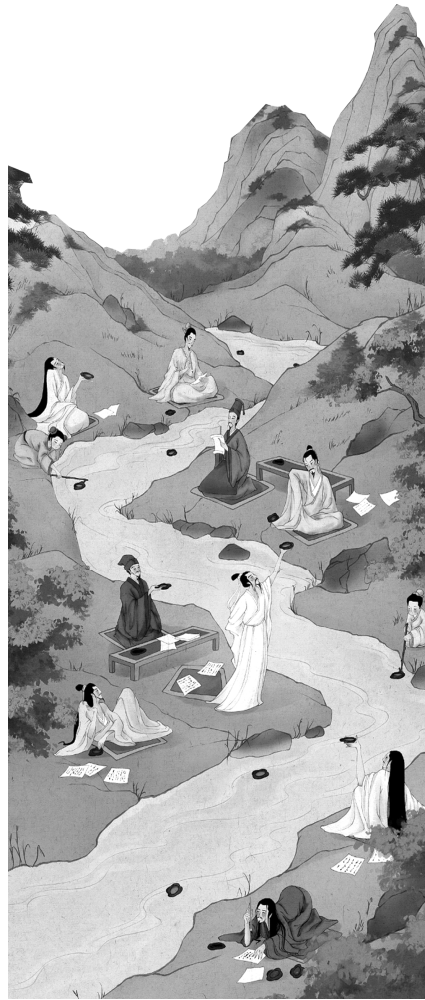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春游，一般人放风筝、荡秋千，文艺青年则另辟蹊径。这在《论语·先进》中就有所体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在春日结伴出游，歌咏而归，这是何等快活自在。文艺青年最爱的“游戏”则是——曲水流觞。大家

坐在河渠两旁，在上流放置酒杯，酒杯顺流而下，停在谁的面前，谁就取杯饮酒，意为除去灾祸不吉。发展到后来，饮酒的同时，要吟诗作赋。“古代的文艺青年没少在春游踏青时作诗。”历史上最著名的的一次曲水流觞活动，是由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王羲之在兰亭发起的修禊活动。王羲之和东晋名士孙绰、谢安等四十余人聚会兰亭，得诗三十七首，结为《兰亭集》，王羲之本人写下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《兰亭集序》。

解衣作帐，花瓣为座

现在我们出门春游踏青，往往要带很多装备，野餐垫、帐篷、防潮垫、便携扶手椅……古人没有这些，出行时怎么办？
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：“士女逢春即联袂郊游，路上遇到好花，就在花前铺席藉草，围坐一圈，并插杆结索，解下身上的红裙褶相垂挂，权当作野宴的帷幄。”女子出游，路边见到美丽的花朵，便解衣作帐，就地野宴，非常生动而充满趣味。“更不拘小节的，干脆什么也不要。唐代学士许慎选，每年春天都要在花园里摆设露天宴席，邀请一众亲朋好友赏花观景。”许慎选是个很“大条”的人，每次邀大家来赏花，连个座位都没有。别人就问了：“你没设宴花，为何不设座？”他笑说：“我有天然花茵，何必再设座具！”原来，他让家中仆



收集花园里掉落的花瓣，铺于地上，让前来赴宴的人都直接坐在花瓣之上，反而成了一件风雅有趣的事情。

雇个小贩，热酒热菜

春游踏青，美景得有美食相伴。古代山野间没有“农家乐”，便捷易带的食物也不如现在多，怎么办？

解决办法是，如果带不了食物，那就带上可以做食物的人。对“吃货”来说，不分古代、现代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《浮生六记》中就讲述了这样一桩趣事：“苏城有南园、北园三处，菜花黄时，苦无酒家小饮。携盒而往，对花冷饮，殊无意味。或就近觅饮者，或议看花归饮者，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……街头有鲍姓者，卖馄饨为业，以百钱雇其担，约以明日午后，鲍欣然允议。”多么机智！对花饮冷酒，或是出游归来再饮酒，都不如边赏花边喝一杯热腾腾的热酒痛快。有人想到了一个妙计：挑着担子卖馄饨的小贩那儿，锅碗炉火全都是齐全的，花点钱雇他一起去，随时随地可以享受热菜热酒。

于是春游当日，“至南园，择柳阴下团坐。先烹茗饮毕，然后暖酒烹肴。是时风和日丽，遍地黄金，青衫红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乱飞，令人不饮自醉。既而酒肴俱熟，坐地大嚼”。美景加上热腾腾的野餐，真是让人陶醉在这春天里！

(邢虹)

春日苦短，还犹豫什么？就那么一瞬一瞬的惬意美意天意，就那么一天一地的鹅黄柳绿烟波，一眼看尽，都是旧时相识，想怎么做就赶紧去做，想收获什么就赶紧播种，想看哪里的柳絮就赶紧去看。春秋时日无多，断是不等人的。

唐人李德裕也有一首《忆平泉杂咏·忆春耕》，说的是北方的事情。李德裕心心念念的平泉山庄在洛阳，离吾乡运城纬度接近，风物相投，西行不足二百里。其诗云：“郊外杏花拆，林间布谷鸣。原田春雨后，溪水夕流平。野老荷蓑至，和风吹草轻。无因共沮溺，相与事岩耕。”杏花是让人期待的，它是南北通吃的小家碧玉，可筑坛布道，可插幡卖酒，可携了春雨临幸江南风物。布谷也是让人期待的，它喃喃咕咕，“呼来了清明，和满山满谷的雨雾”（余光中诗句）。它从南飞到北，从春飞到秋，一路按节气飞来，一声声催动，苦口婆心。还有春雨、和风、溪水，这是让人站在春日的旷野之中才能得到的春天，这是抵达春天深处才能收到的喜讯。还有这一句，“和风吹草轻”，真是端端的好。春和景明，万物向阳，本是春之名状，但一个“轻”字，有了柔软，有了嫩绿，有了初萌的春意，有了低在地皮的谦卑。春草真是春天派来打探的先锋，俯仰之间，拍马赶来，说到就到，一刻不羈。

去年冬末，我在向阳靠暖气井的地方见到城市一角的青草开始露头。逐热而去的野猫就靠在其周围抱团取暖，一个井盖上烙饼一样粘着一群喵星人。它们卧在青草翠绿之中，似乎提前享受了春天带来的福利，却对近在眼前嫩绿无动于衷。惊蛰前的一个周日，我竟然又从一处空地上发现了一簇簇刚冒出的野菜。它嫩得让人心疼，我采回来洗了便吃，完全是野性未泯的甘美，朴素的滋味胜过一切普通青菜所赐。有理由确信，《诗经》里“董茶如饴”的歌咏者，恐怕就在春天里品尝过苦菜，如此才把苦菜品出了甜美的味道。

春天，真是让人要做回食草者的节奏。想到了接下来的荠菜、苦菜、苜蓿菜、婆婆丁，想到了春日餐桌上的一席青绿野趣，禁不住心驰神往。那些铺天盖地的草，习焉不察的草，寸草遮天风的草，此刻仍是一副弱不禁风、楚楚动人的样子。它们正值妙龄，恰如一身清白的处子，正携了天地灵气，被和风轻轻抚摸着。给人一种短暂而羞涩的喜悦。

春天，总是这样，似曾相识、百感交集，仿若是什么托着，载浮载沉，逸出凡尘。此际，可以赏花、看叶、看草，甚或食花、食叶、食草。

如此这般难得的景致，且莫辜负了春光。(李耀尚)

和风
吹
草轻



春来之际，青草、农忙，水润、山泽，一片春意融融。

这一时节，我所熟悉的北方，料峭春寒愈不讨人喜欢，棉衣厚服愈觉累赘臃肿，天地间仿佛正被一道符咒点化开来，普天之下都着实长舒了口气，待到暖气停后户外比室内温度更加宜人，这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四字便是：温暖如春。

接着，鸟鸣了，山润了，河开了，草绿了，拂面的杨柳青绿如烟，满目的生机苍苍似幻，鸣声四下响起听不清来处，人们的筋骨舒展开来欲寻踏青去处……正是春耕好时节，千里无闲田，四海皆农忙。耕农早已急不可待地把

手伸进松软的土层之中，探知墒情。果农架起高梯钻进林木密处，疏枝剪伤。麦田的第一道水正汩汩流注进来，这墨绿了一冬的小麦愈发妩媚起来，舒展开来，几乎按捺不住地要拔出一节。熟透土地的农人正脚踏青绿，手捻虚土，眯眼寻思这一年的农事。一锄一犁下去，蕴了一冬的地气，倏然勃发，生机荡漾。

接着，桃红杏粉梨白，绿杨青柳碧草，纷至沓来，相携唱和。风来吹面不寒，雨疾沾衣欲湿，每个毛孔都躁动着，每个生命都不安分于这一时的春光乍泄……

如果把唐诗诗描写的内容按季节做一下统计，估计排行榜上靠前的非春天莫属。

据说，有人专门研究过唐朝的气候，得出的结论是唐朝的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些。那时候，陕西关中尚能出产柑橘，生长着大片竹林，都城长安很少下雪，渭河、洛河很少结冰。这一情况直到唐末五代初期才随着气温逐渐变冷，得以终结。云集在繁华长安城的诗人们虽然难以见到下雪，却能更早地接收到喜讯。可以想象，和煦温暖的春日里，大唐的春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早一些，来得盛大一些，诗人们的笔下不免也就多了关于春天的描绘。

唐朝的春天似乎要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姿多彩多情，唐诗中关于春天的作品也不胜枚举。

王维那首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是描写春天和友情名篇。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在仲春的渭城（今咸阳），春雨淅淅沥沥，柳色绿意盎然，春天已无半点春寒料峭之感，不是早春京城那羞羞答答的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而是货真价实的一片满目青翠。再看孟浩然写于湖北襄阳鹿门山的《春晓》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地理位置稍稍偏南了一些，春天已经盛大到了

鸟语花香，春色烂漫的程度了。夜里一阵风雨过后，不知道会吹落多少芳香的春花。你若觉得这样的春天没有什么，不妨看看号称“孤篇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作者张若虚写了瓜洲的春天，此时的扬州竟然已是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的一片春天浩荡之势了。春天的江湖水势浩大，与大海连成一片，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，好像与潮水一起涌来。我有时候也在想，是唐朝的春天来势凶猛，还是唐朝诗人笔下气势非凡呢？而我们现在就算穿越不回唐朝，只在这唐人的诗句里，也已经醉倒在唐朝的春天里了。

唐朝的春天是大唐万物复苏、生机勃勃的季节，也是诗人诗情勃发、才如泉涌的季节。在一派大好春光里，诗人们倾其笔墨记录了当时的一幅幅春日小景。诗圣杜甫的绝句：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。”诗中所言仿佛是摄影师镜头慢慢拉近捕捉的画面，“迟日”“江山”“春风”“花草”，既有燕子翻飞的动态描绘，又有鸳鸯慵懒的静态写照，此时诗人眼里不再有游离奔放的悲切，只有飞燕繁忙、鸳鸯闲适的勃勃生机和柔柔春意。诗人感受和传达着春天里的愉悦和惬意。

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和杜牧的《江南春》，则把对春天的思念和赞美毫不吝嗇

地留给了江南的春天。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绚丽多彩，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”的具象写真，虽然涵盖了所有江南春色，却也成为北方人对江南春天的大体印象。

至于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场景里忙着放风筝的孩子，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垂柳，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的杏花，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花草……都是大唐春天里不可或缺的一抹春色。它们在大唐的剪剪春风里，构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唐朝春色：春光明媚，春色撩人，春意盎然。一如王维另一首《游春曲》中描绘的那般：“万树江边杏，新开一夜风。满园深浅色，照在绿波中。”春天来了，一夜春风，万树嫣红，满园的花红柳绿，全倒映在一润春水中。春风拂过，春色无边，任你春心萌动，思绪徜徉。

唐诗中的春天是浪漫多情、细腻温婉的。诗人们写大自然的春风花草，写朋友间的折柳相送，写故园情，写游子意，把一个盛唐春韵写得花团锦簇，意犹未尽。春天是浪漫的季节，春天也是需要浪漫的季节，唐朝的春天似乎从来都不缺少浪漫。在春天的气息里，就连诗仙李白也按捺不住在一次次的宿醉中醒来：“借问此何时？春风语流莺。”

(竹杖芒鞋)



最美不过“农家花”

在乡间，叫上名，叫不上名的花有很多，令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故乡的粮食和农作物的花，它们是盛开在村野田畴的希望之花，沐风栉雨，饱经风霜，灿烂如锦，强大如潮；它们是绽放于农人心间的幸福之花，植根故土，质朴无华，恩泽天下，惠及众生。

春天的这方舞台上，最先登场的农家花是油菜花。它开得恣意、热烈、灿烂，或独自成块成片，以磅礴之势汇聚成气势宏大的黄金方阵，绵延数十里而不衰，或套种麦垄之中，为绿浪翻滚的麦海镶出道道金边。三四月间，老家村后山坡上的几百亩田地间，金黄灼眼的油菜花竞相开放。举目望去，山坡的沟壑里，平坦的阡陌上，一垄垄一片片，在醉人阳光的照射下，黄得纯真透彻，黄得热烈奔放。

紧随油菜花之后的是蚕豆花和豌豆花。乡谚说：蚕豆花开，把眼睁开。蚕豆花很别致，花瓣或白或红或暗紫，黑白各半的花心像极了一对黑色的眼睛。远远望去，蚕豆花瓣好似眯了浓浓的眼影，不到凋谢，花瓣上的一双大眼睛便始终睁着。犹记得幼时在地里玩耍，最怕蚕豆花，总觉得像是一双怪异的眼睛在盯着我，但好奇心使然，越是害怕越是想看，它盯着我看，我也盯着它看。一阵凉风吹过，冷不丁一抬头，不远处的坟空进入视野，身上一个机灵，顿感头皮发麻，汗毛竖起，转身就跑。如今想来觉得甚是有趣。而豌豆，是农家最秀美的农作物之一，花美叶也美，如月牙像小船的豌豆角更美。阳

春三月，鲜嫩的豌豆苗从浅绿、碧绿再到油绿，一天一个样，一天比一天鲜亮。在时令的催促下，豌豆苗伸出了对野田畴的希望之花，沐风栉雨，饱经风霜，灿烂如锦，强大如潮；它们是绽放于农人心间的幸福之花，植根故土，质朴无华，恩泽天下，惠及众生。

春风拂过，麦苗返青，经过拔节孕穗出芒的一路跋涉，小麦终于抵达扬花的渡口。小麦花很小，不惹人注目，但吃着农家饭长大的我，对小麦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熟稔。年少的我曾经匍匐在麦地里端详麦花，它细小如芥，白中带黄，隐藏在狭长的叶子间，遍布于翠绿的青穗上，清新淡雅，细细碎碎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暗香。在庄稼人看来，扬花是麦子的大事，关乎着籽粒的饱满，蕴藏着丰收的期冀。土里刨食的农人极其在意这不起眼的小麦花。小麦花娇嫩，经不起风的摇晃和雨的涤荡。到了小麦扬花的那几日，祖父总是心神不宁，一大早起来就站到院里看天，久久地看，唯恐起风下雨，吹落麦花。对于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祖父来说，小麦开花是一场隆重的盛典，自然不能少了他这个最忠实的观众。小麦花期很短，祖父常说，小麦开花，一袋烟功夫，一地的小麦悄无声息地开着花，祖父就蹲在地头专注虔诚地注视着。一袋烟抽完了，小麦花也凋零了。祖父用爱怜的目光逡巡着一地麦花，口中喃喃自语：小麦开花了，麦粒就要鼓起来了。

(梁永刚)

待 花



春天，十个海子

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都复活

在光明的景色中

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

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春天，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

围着你和我跳舞、唱歌

扯乱你的黑头发，骑上你飞奔而去，尘土飞扬

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

在春天，野蛮而复仇的海子

只剩这一个，最后一个

这是黑夜的儿子，沉浸于冬天，倾心死亡

不能自拔，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

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，遮住了窗子

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，吃和胃

一半用于农业，他们自己繁殖

大风从东吹到西，从北刮到南，无视黑夜和黎明

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

(海子)



唐诗里的春天

